



世界经典名著

美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二)

刘志明 译

周 伟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美〕薇拉·凯瑟

花园小屋 员

瓦格纳作品音乐会 员

〔美〕吉恩·斯塔福德

比阿特丽斯·特鲁勃拉德的故事 缘

解放 缘

〔美〕玛丽·威尔金斯·弗里曼

新英格兰一修 缘

母亲的反抗 怨

〔美〕菲茨杰拉德

女儿当自立 员

最后一个南方女郎 员

〔美〕安·华尔纳

新旧女性 员

〔美〕阿那·邦当

一个夏天的悲剧 员

〔美〕赫尔曼·麦尔维尔

巴特尔比 员

〔美〕考德威尔

流浪的夫妻 员

花园小屋

〔美〕薇拉·凯瑟

当卡罗琳·诺勃的朋友们听说雷蒙·戴斯盖莱在悔约驶往伦敦参加歌剧季演出之前，要去她的海湾别墅里住上一个月，她们认定这是事态反常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那是在五月，而且是中部海岸地区多年来不易碰见的气候温和、繁花似锦的五月天，但那只会使她们愈加感到事情不对头。她们得知戴斯盖莱被安置在苹果园中的一间小屋里，恰好在卡罗琳漂亮的花园的尽头，据说，几乎任一时刻都可以听到那位男高音歌唱家的歌声和卡罗琳铿锵的伴奏声从敞开的窗子里飘出来，回荡在苹果树雪白的枝头间。从小屋的窗子里望出去，那钢青色的海湾，缀着点点白帆，明晰地映入眼帘。左边的花园和右边的果园从未象这样春意盎然，并且已经绽发出繁茂的鲜花，似乎在迎合卡罗琳的心愿，然而她是最不可能掌握弗丽亚的魔术的女人；一如她的朋友们所断言：在所有的女人中，她是最不能客观赏识这位伟大的男高音歌唱家的一个，并且和他在一起也最不相称。

诚然，她们承认，卡罗琳是具备音乐才能的——是呀，她该有！——但是，在这方面，正如在一切事情上一样，她的头脑首先总是极度冷静，绝不冲动，并且注重实际已经到了令人厌恶的程度；在这方面，正如在其它一切事情上一样，她控制自己的能力之强，简直使人气恼。当然会是她罗，因为她在任何情况下都把握得住自己、都可能忘乎所以，她会同

— 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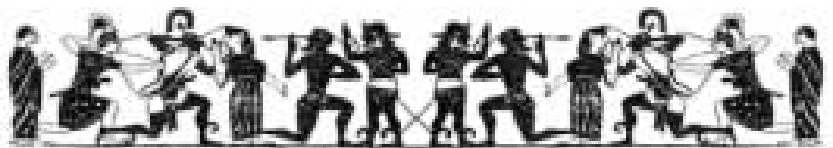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平常一样继续监督她的园丁和仆人，当然会是她把他请去的。也许有些人猜想，这正是她能请到他的原因，但这只能是更加惹得她们生气。

卡罗琳的冷静、才干和全方位的成功，特别使人们气恼，因为她们觉得，总的来说，是她自己奠定了她的地位；为了这个，她冷酷地顺应生活对她种种的要求，使她得以过上舒适的日子并取得支配者的地位。人人都说，就是为了这些，她才嫁给霍华德·诺勃的。有些女人，生活过得没有卡罗琳那样顺利，她们命运不济，无论是财富或丈夫，都比不上她，健康状况也还没达到容颜不衰、青春常驻的地步，带孩子也未能那么轻松愉快，一言一行也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于是她们总喜欢给卡罗琳打上实利主义者的标记并且说她冷酷无情。

人们觉得卡罗琳头脑冷静，工于心计，这种印象远远不是表面的；但是，关于她，还得解释一下：有些情有可原的特殊的情况，她的朋友们可就难以知晓了。

如果说卡罗琳为人行事向来采取中庸之道，如果说她总是使用不信任的眼光看待一切相斥于生活准则的行为，这不是因为她除了自己的准则外就不了解其他的准则，或者从未见过生活的另一方面。她是在布鲁克林区一座寒伧的小屋里，在她父亲摇摆不定的管教下长大的。她的父亲是一位音乐教师，经常不务正业去写管弦乐曲，可是这个世界似乎对他的作品并不特别看重。他的灵魂被强烈的报复心和幼稚的自我怜悯弄得乖戾了。他鄙视能给他带来面包的劳动，并且令人心酸地献身于只能给他带来失望的劳动，他的日子就是如此这般消磨掉的，他写下了无穷无尽的乐谱，这些曲子要



求管弦乐队具有所有复杂的技巧，可偏偏不要旋律。

这不是一个适宜女孩子成长的愉快的家庭。母亲把她丈夫当成未来的音乐大师那样崇拜，她毕生同扫帚、畚箕打交道，以及对卖肉的、卖杂货的商人无休无止地演奏宽慰前奏曲，为她自己和卡罗琳缝织衣裙，还要对被奥古斯特撇下的学生们做细致的安抚工作。

儿子海因里希是位画家，他是卡罗琳唯一的哥哥，他从父亲身上遗传了全部怨气冲天和神经过敏的气质，却找不到父亲的献身热忱和专心致志的劲头。他三层楼上的小工作室里，经常来一些象他这般郁郁不得志的青年，他们在那里聚会，用傲慢的态度嘲讽这个或那个靠勤奋或愚蠢出了名的艺术家。海因里希只是偶尔才工作，而工作时是为报纸画速写，每周挣二十五美元。他过于懒散和犹疑不决，不能严肃地从事他的艺术，他性情暴躁、极度敏感，维持不了生计，他沉溺于睡懒觉、无休止地读诗和使用麻醉剂，所以，除了令人痛苦之外，什么正经事都做不成。他在二十六岁时，在狂乱中开枪自杀了，这场悲剧直接摧毁了他母亲的身体，她身体日见衰弱，终于卧床不起。卡罗琳曾经喜欢过她的哥哥，但当她再也看不到他头戴土耳其小帽，修长、颤粟的手指间夹了一支香烟，在小屋外游走，嘲笑小屋的寒伧时，她感到某种宽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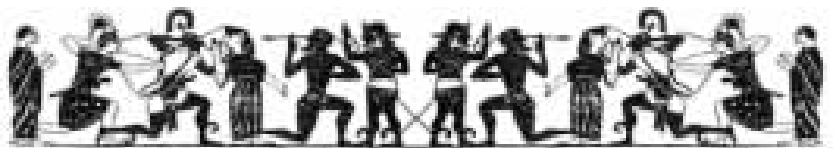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卡罗琳在她母亲去世后，担负起支撑这个破产的家庭的重任。丧葬费还未付，奥古斯特的学生们在接踵而至的灾祸和弥漫全屋的悲惨的氛围的冲击下吓跑了。奥古斯特本人为纪念儿子，正在写一部交响诗《伊卡琉斯》。当卡罗琳被叫来面对这堆乱麻似的困难时，她只有二十岁，可是她清醒地



审视了形势。这所房子过去供奉的是理想主义的神龛；然而，漠然的忧郁、无法满足的渴望已使它变得够低微的了。在三十年前，她的母亲跟她的音乐教师私奔，离开了德国，最终是把自己终身束缚在厨房炉灶旁边服苦役。从卡罗琳记事以来，这座房子里的戒律就是神秘地崇奉那遥远的、无法捉摸而永远达不到的某些东西。在这个家庭的生活里，不断绽发出丰富的激情，热烈地谈论艺术大师和他们的杰作，但结果总要回到冷冰冰的现实世界中来：一顿煮羊肉的晚餐啦，餐室里的地毯也该翻过来拍打一下啦。这一切热情洋溢的炫耀机智，最终都在卑琐的猜忌、对责任的轻视和对街角上的小杂货商人所抱的懦怯的恐惧中统统消失了。

从童年起，她就憎恶那种屈辱而没有着落的日子，这里有三寸不烂之舌和一文不名的钱袋，有诗意的理想和凄惨的现实，有纸玫瑰装饰着的怠惰和穷困。在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当模糊的梦想烦扰她，当她想在床上多躺些时间以便同心中的幻像倾谈，或者当沿街被熏黑的小树在阳光下萌发出最初的苍白的叶子，她想跳跃和欢唱时，她就会紧握双手，跑去帮助母亲用海绵擦去父亲背心上的污渍或是熨平海因里希的裤子。她的母亲决不允许对奥古斯特或海因里希认定该做的任何事情提出最微小的疑问，可是当卡罗琳到了有主见的年纪时，她不得不认为家里有许多事情都不对劲。譬如说，她知道父亲不应该让自己的学生等上半个小时，而他此时却同某些留着大胡子的社会主义者在一块肮脏的桌布和一盘鲱鱼面前大谈叔本华。她知道海因里希不应该在海涅生日那天请客吃饭，因为他欠洗衣妇的钱已经挂了一个月还没给呢，而且他还常常向母亲要车钱。当然，卡罗琳把学艺时期

— 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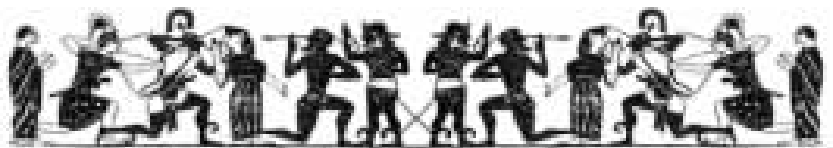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献给了理想主义以及因此而来的一切令人惶惑的矛盾，最后，她终于决定对生活所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再也不作那种徒劳无益、不得要领的解答了。

当她独立自主并治理家庭的时候，她拒绝在音乐教育方面作进一步的深造。她父亲本想把她培养成一位钢琴演奏家，这件事犹如在他对世界的失意和抱怨的一列清单上又加了另外一笔。她年轻美貌，但有生以来不得不穿裁改成的衣裙，戴弄脏了的手套和临时凑合的帽子。她渴望能过跟别人一样的生活，浑身上下保持坦率，毋须隐瞒任何东西，连长统袜子之类的事也在内，她愿意为此而努力。她在远离那座倒霉的屋子的地方租了一间小工作室，开课授徒。她做得很好；她是那种人们都乐于帮助的姑娘。账单还清了，奥古斯特又能继续作他的曲，只是在她拒绝强迫她的学生们练习他作的钢琴曲时，他才变得气愤起来。她开始获到邀请在纽约的独唱音乐会上伴奏。她衣饰大度，尽力让自己招人喜爱，为自己创造一个成功的机会。她决不允许自己往前多看一步，她聚集全部意志力，尽力按事物现状来对待事物，并且公正地、光明磊落地处置它。有两件事她甚至比害怕穷困还要害怕；其一是树立一个偶像，其二是匍伏在地膜拜它。

卡罗琳在二十四岁时与霍华德·诺勃结了婚，当时他四十岁，是个鳏夫，当了华尔街金融界巨头已达十年之久。于是，她第一次停下脚歇了口气。要有象他那样牢实可靠的东西，象他的金钱、地位、能力以及他健康的身体所蕴含的巨大精力，这样实质性的东西，才会使她坚信：自己是彻底安全了。所以她稍微松懈了一点儿，她感到有一道可靠的屏障已经把她和梦幻的世界、困境与失败分离开来了。

— 缘 —



当雷蒙·戴斯盖莱到他们家来小歇时，卡罗琳已结婚六年。他之所以要来，主要是为了卡罗琳的为人；因为他也偶然感到有走出克林苏的花园，到某个处所流连些日子的需要，他想要贴近一个泰然自若的人，一颗冷静的头脑和一只有力的大手。他在花园小屋里度过的每一刻都是精力高度集中的苦于钻研的时间，在他动荡喧腾的生涯里，这在任何地方都是难以获得的。正如他告诉诺勃的那样：她非常喜欢严肃认真的工作。

在戴斯盖莱乘船离去两个星期后的某个黄昏，卡罗琳在图书室里向丈夫汇报了自己对园丁的工作安排。她亲自监督照看庭园的工作。事实上，她的花园早已成为她的一部分了；它是一种美丽的附属品，就象长裙或者首饰。这是一处名胜，诺勃甚引以为豪。

“卡罗琳，如果把花园小屋拆掉，在棚架尽头修造一座新的避暑别墅，仲夏时分你可以在那座乡村风格的大屋子里喝茶，你看这样好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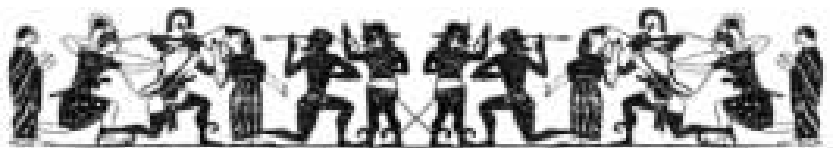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那座小屋？”卡罗琳重复道，迅速地瞅了他一眼。“得了吧，在戴斯盖莱用完以后，这样做有点可惜，不是吗？”

诺勃觉得有趣，微笑着把书合下。

“你大概要为这座屋子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了吧？真是的，要是你能有这种情绪，我宁愿把这整个地方都牺牲掉。但是我不相信你会连续感伤一个小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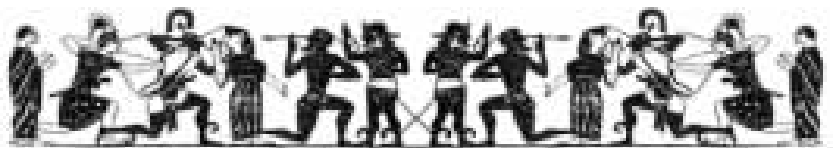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我也不相信，”他的妻子微笑着说。

诺勃又把他的书捧了起来，卡罗琳就回到琴房里去练琴。要把小屋拆掉，她可没作思想准备。自从戴斯盖莱离开他们以后的这两个星期内，她每天都要上那儿去清静一会



儿。这是她从不允许自己陷入的纯粹的感伤愁绪。对此她感到羞惭，但她又幼稚地不愿意让这种情绪消失。

她丈夫睡下后不久，卡罗琳也就上了床，但她睡不着。夜晚又闷又热，预示着暴雨。此时倒是没有风，水面就象沙滩那样平静、稳定而停滞不动。她爬起来，脚穿上拖鞋，披上一件睡衣，打开她丈夫的房门，他正在熟睡。她走进过道，下了楼梯，然后通过一扇旁门走出了房子，步入通向花园小屋的那座爬满葡萄藤的棚架。在寂静的夜空中，六月玫瑰的香味很浓郁，透过薄薄的拖鞋，她感到石砌小路上令人愉快的凉意。海面上、云层里不断亮着闪电；月光似水，倾泻在海岸上，远方舒展着平滑、闪亮的海湾水面。卡罗琳身边有那间小屋的钥匙，当她开门时，门吱吱作响。她走进这长而低矮的房间，这里被月光照得闪闪生辉，月光从弓形窗流泻进来，好似是在打蜡地板上聚成一个银色的水潭。甚至室内阴暗的部分也隐约地被照亮；钢琴、高高的烛台、画框和白色的石膏模型在半明半暗中清晰地凸露出来，一如花园里的美国梧桐和黝黑的杨树的身影显露在静谧而充满期待的夜空中一样。卡罗琳坐下来一点一滴地回忆起来。自从戴斯盖莱离去后的两周里，她每天都到这里来，进行同样的回忆，可是，总是不能得出一个结论，她就是在回忆的迷宫中找不清出路——这种回忆有时混乱得使人迷惑，有时又清晰得逼人——在那里，既没有路径，也没有线索，更没有走出这种困境的任何希望。她意识到，她已经击败了一种终身不变的生活方式；她茫然不知所措，因为她已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陷入了痴迷幻想的境界，这是她自小就坚决拒绝的；现在她已经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到一方面树立了一个偶像，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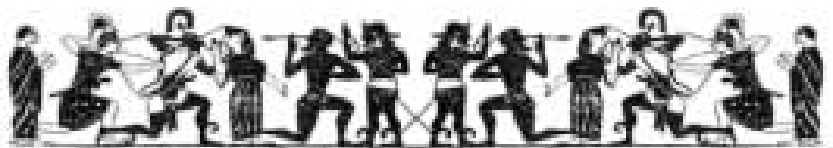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面又匍伏在地上朝它顶礼膜拜。

她居然会邀请戴斯盖莱到家里来，她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她感觉愤怒，因为她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如说是为了向自己挑战，为了最终解脱一种对他的本能的恐惧，这种恐惧感时时在困扰和惑乱她的心。她知道在他到来之前自己曾认真盘算过；但她经受过那么多事情，所以她从来没有真正担心自己会经不起这场考验。事实上，她已颇为自豪地相信起自己的韧性和耐力来了；她已亲手做成了这么多的事，因而自以为天下的事情没有她不能做的了；这就象大胆、鲁莽的游泳者，他们估量了自己的意志和潜力，却忘了考虑他们的对手——大海——变幻莫测的脾气。

戴斯盖莱是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男人，在这一点上卡罗琳没有欺骗自己。她足够谦虚地承认：自从同他告别以来，她无时不刻不感觉到他那深刻动人的力量。这巨大的力量形成了她意识中的潜流；不管她要干什么或想什么，这力量始终存在，不由自主地存在，正如她的呼吸一样；有时它直涌上心头，直到她突然感到窒息。今天晚上也来了这么一阵，卡罗琳站起身来，瑟瑟发抖，在这暗蓝色的静室里，四下张望着。她以前没有在晚上来过，在静夜里，这里的气氛好像比安静的下午更加使人烦躁和不安。卡罗琳把头发从潮湿的前额掠向后面，并向弓形窗走去。她把窗开起来，接着坐进一把矮矮的椅子。她头靠着窗台，将睡衣领口敞开，微睁着双眼，眺望着这恼人的夜色，她看到在杨树尖尖的顶端，那密集的云层发出片片闪电。

是呀，她懂，她很明白，这种魅力是由多么荒唐的图像编织出来的；尽管她感到畏缩，但还持着嘲弄的态度。她知

— 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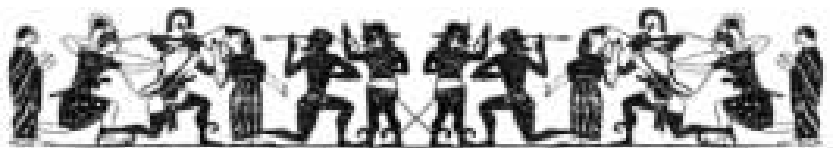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道，他的力量主要不在于他确实拥有什么——尽管他具有很多东西——也不在于他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力量在于他有一种魅力，使你在想象中活生生地感受到他——任意寄托你的信念和欲望。他的吸引力由于仅诉诸人们的想象，因而更具说服力和诱惑力，它没有明确界限、不针对某一个人，就象女性们崇拜的理想主义者的偶像一样。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靠自己的个性，就能在女性的心里激起一种情绪，并且在某种程序上使她们得到满足，女人如果缺少它，生活就会变得象锯木屑一样毫无价值，它唤起的欲望又是女人们大部分上当、悲剧和吃大亏的根源。

戴斯盖莱成了一场运动的焦点人物。大都会剧院变成了顶礼膜拜的庙堂。假如能说服他渡过大西洋，那么纽约的歌剧季节就会大获成功；否则的话，剧院就要赔钱；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大家也同样清楚：他卓越的艺术，很不相称地，在促成他的特殊地位方面倒没起什么作用。是女人们左右着他的地位；歌剧、管弦乐，甚至他用这样高昂的代价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只成为他的从属品；就象那些营造气氛的舞台布景和服装，甚至那个女高音一样，都只是唤起一个美丽的幻觉的机械手段而已。

卡罗琳熟知这一切；她陷入今夜这种思绪也并非第一次了。她在别人身上也曾见到过同样的情绪；在他演唱时，当她毫不掩饰地置身于千百人群之中，她从她朋友们身上发现了它，她整夜整夜地在剧场里观察到它。

戴斯盖莱于初冬时节到来，是女性们涌向纽约的信号，就象穆斯林的“迁徙”一样。在他演唱的每一个夜晚，女性们从大厦和旅馆，从打字桌前，从教室、商店和裁缝铺，成

— 怨 —



群结队地涌向大都会剧院。她们来自不同的社会环境，各人都有自己的脾气秉性。妇女界有意识地接纳了他，就象有时，她们为了领略一种令人愉悦的醉意去喝香槟酒一样；慈善团体的修女、劳累过度的女售货员，她们虔诚地接纳了他；考取学位、形容枯槁的女博士也通过棱柱望远镜偷偷地在崇拜他；还有女商人和女公务员，这些远离男性、住在象石头城堡似的公寓里的亚马孙族女战士们。她们都进入了同样的浪漫史；以各自不同的幻想色彩做着同样的梦；当他踏上舞台，就会引发同样急促的呼吸，在他退场后，她们象是重新担起了难忍重负，因而感到同样的阵痛。

那里甚至还有残废的人；有人拄了拐杖过来，有人长着一脸麻子或留有奇形怪状的、可怕的胎痣。这些人同样为他而着迷。身材矮胖、年高德劭的主妇又变回了苗条的少女；憔悴的老处女感到自己的脸颊又闪耀出逝去的青春的光彩。不分老少、无论妍媸，她们都开启了感情的闸门——不管直捷地，还是含蓄地——她们坐在这情感的圣餐礼上，满怀饥渴，期盼着他能用神秘的面包来喂食她们。

有时，当这座剧院从乐池到顶楼最后一排都挤满了人，当空气中弥漫了这种幻想的狂喜时，他本人却成为了自己魅力引起的燃烧般的反应的牺牲品。她们依次地对他施加影响；他感到她们炽热的、不顾一切的热情；这挑动了，就象春天把树液灌进了一棵老树的身躯；他也绽发出了花朵。霎时间，他又有了信心，又有了欲望，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追寻着什么，反正他在追寻着某种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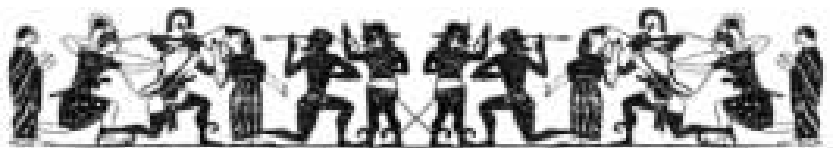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然而卡罗琳倒不是在这种热烈兴奋的时刻最感到怕他。那是在一次次感情爆发的间歇，他身上那种寂静、倦怠的缄



默，甚至他的迟钝，使她发觉了自己心底那消耗殆尽的涓滴同情，这正是把他俩联在一起的最核心、最本质的原因。在这一切勾人魅魄的成功面前，他默默承认自己的沮丧——魅惑人的巫师自己无力魅惑自己——这在她心中唤起一种不切逻辑的、女人的欲望：要用某种方式酬谢他，使他得到补偿。

她已经严峻地觉察到他已在她心底唤醒了自已十八岁时的感情——那艰难的岁月，她都消殆在翻改衣裙和对商人支吾推塞上面了，她从来没有时间去生活。她想，人还是允许自己享有一点青春为好；在嘉年华会上跳跳舞，当那样做还自然、可爱时，赶快享受生活，别等生活变得屈辱和不堪忍受时，再让它转过头来向你索取欠帐。今晚，她把她究竟从自己的生活中剥夺了多少东西重新盘算了一遍；回忆她如何以父亲为鉴戒，她甚至抑制了自己作钢琴即兴演奏的天真稚趣；她怎样在她母亲死后开始教学，曾经把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嗜好统统抹掉，使她的生活降低到成为一套干枯乏味的程式，和时钟的机件那样千篇一律。在她看来，打从戴斯盖莱第一次进入这所房子，她就象是被一个到处跟随她、向她苦苦哀求的小女鬼缠住了，那女鬼悲哀地舞着双手，恳求享受一小时的幸福生活。

暴风雨延迟得过于长久；屋子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屋外的花园在屏息敛气地静待着。一切事物似乎都浸透在厚重的忧伤里；寂静中有酷烈的，不堪忍受的期盼。万籁俱寂的大地、被忧愁压得沉甸甸的花朵，甚至还有不断增长的黑暗，都被久久的期待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卡罗琳觉得她应该走了；她不该继续停留在这里；此时、此地与她的思绪一样，暗藏着危险。她站起身，开始在地板上踱步，她的脚步轻



柔，好象害怕警醒什么人，她裹着薄薄的睡衣，显出朦胧而洁白的身影。她还是无法摆脱紧张的寂静的烦扰，就坐到钢琴前，开始匆匆弹奏《伐尔丘勒》的第一幕，这就是他们在一起练习时，他扮演角色的最后一个剧目，她起初弹得无精打采心不在焉，但弹着弹着，越变越认真起来。也许是由于这夏日静夜的热力，或许是由于从敞开的窗口飘进了花园里的浓郁的芬芳；她坐着弹奏，越来越觉到他就在那里，就在她身边，站在那个老地方，在弹到第一幕结尾处的二重唱时，她清清楚楚听见他在唱：“你是春天，我在严冬的拥抱里为你叹息，”有一次，当他唱这首歌时，竟伸出一只手臂搂住了她，他把手放在她胸口以下，另一只手伸过键盘把她拉过去，就象他以前搂着齐格琳达，把她拉向窗口时那样。那一刻，她曾神奇地成了自己的主人；她既不婉拒，也不默许。她记得当时她颇以她的自制能力而感到得意——对于她的自制，他好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或许在她胸口底下的那只在悄悄地提出一个问题。“你是春天，我在严冬的拥抱里为你叹息。”卡罗琳的双手快速地从键盘上举了起来，她把头埋在双手里，抽泣起来了。

暴雨骤降，雨滴溅进窗来，飘落在她的睡衣上，她站起来，把窗子放低。她躺倒在睡椅中又一次经历了往日的战斗。被杀的鬼魂从地下爬起来，宛如神话中种下的龙齿变成的。财富的阴影老是那样蔑视和嘲弄人，残酷地、得意地向她压下来。仅仅有它是不够的；这种幸运、实惠、井然有序的生活是不够的。它不能使人满足，它甚至是虚幻的。不，那别的东西，那阴影——它们反倒是活生生的现实。她的父亲、可怜的海因里希，甚至那始终执着于她那可怜的浪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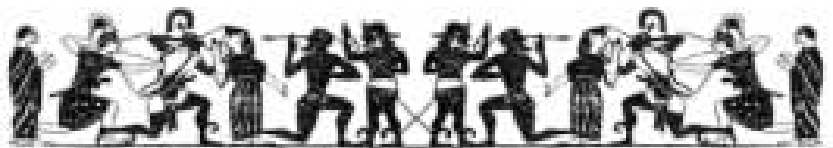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史、在厨房里操劳时还坚守着她那小小的幻影的母亲，也比她离幸福更近一些。她坚实的基础只是一块虚构的土地，而住在克林苏的花园里的人们还是更为幸福，尽管他们用贫瘠的沙砾来建筑他们的天堂。

小屋寂静而安谧；她那突发性的啜泣过去了，卡罗琳不再出声。房间里和屋外的花园里一样，是暴雨天气的那种乌黑。只是偶然地电光一闪，现露出一个僵卧在睡椅里的女人的瘦弱身影，她的脸埋在双手里。

清晨，当那偶尔隆隆作响的雷声完全消去，同时，打在果树叶子上的雨点也一声一声边绵不绝起来，她睡着了，直到黎明的第一道红光从苹果树交织的树丛间照射过来。这半睡半醒的时分，是从一个世界过渡到另一个世界的瞬间。她觉得她的梦正在消褪，从她身边融化完了，她感到心底下的温暖渐渐在冷却。似乎有什么东西从她环抱着的双臂中滑落出来。从她张开的唇间发出抗议的呻吟，她的手着急地乱动着，想把它讨回来。接着，她睁大了眼睛，突然惊起，随后她又坐下来，茫然若失地握住睡椅上的靠垫，低头凝视着自己赤裸、冰凉脚，凝视着在敞开的睡衣下费劲地起伏不停地胸脯。

梦散去了，可是它带来的热烈兴奋的情绪还活生生地存在，弥漫全身，她保持着它，就像颤动的琴弦保存着一缕乐音。那刚刚远去的时刻中的种种幻影着实打动了卡罗琳的心。它们向她指出时间和空间、制度和风纪、紧闭的大门和辽阔的海域，所有这一切都已没有价值。她浑身震颤，想起了在一个阿拉伯神话里，金尼把中国公主带到在睡梦中的大马士革王子的身旁，黎明时又飞越天空，把她带回宫殿。卡



罗琳闭上眼睛，胳膊软软地放到了膝头，双肩一起下沉。使她战栗的东西并非自外界，而在于她自己的内心深处。这个梦不是偶然发生的；那是她严密地禁锢在心里，连她自身也从未见过的一名囚徒，那是当看守睡熟时从城堡塔楼上发出的一声悲号。只有在这样一个被迷惑的夜里，这个囚徒才被去掉了锁链，放松一下肢体，来和她比个高低；它身上的镣铐多么沉重，它被碾碎，掉进了黑暗的万丈深渊。此刻，戴斯盖莱恰恰在世界的另一边，这个事实不具任何意义；即使他在这里，就在她身边，也不会把她的自尊心伤害得这么厉害。事实上，她甚至没有任何来自外界的冲动可以为自己解脱，假如三个星期之前的一个夜晚，她到这里来找他，躺倒在门口的石板上，她甚至也不会比此刻更加鄙视她自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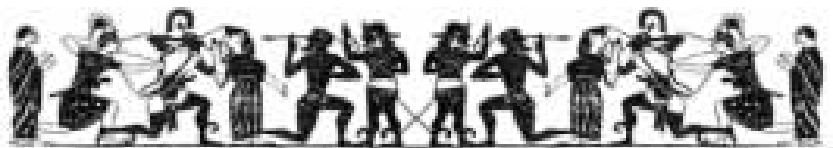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卡罗琳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走出小屋，沿着棚架下的小径独行，心中忐忑不安，唯恐惊动了仆人，她在凉丝丝的空气里战栗着，潮湿的灌木丛摩擦着她的身子，她那淋湿了的睡衣，紧紧贴着她的四肢。

早餐时，她丈夫忧虑的目光越过桌面望着她。“我看你有点儿疲劳，卡罗琳，晚上肯定没睡好。你为什么不上山去一直耽到炎热的气候消失？顺便问一句，你还这么坚持，不让把小屋拆掉吗？”

卡罗琳平静地笑了。“不，我发现自己不那么较真。我没有那么多的感伤情怀，为保存小屋而放弃一座避暑别墅。你能叫贝克尔明天来跟我商量商量吗？如果我们要举行家庭宴会，我要叫他立刻着手准备地方了。”

诺勃半幽默半恼火地瞥了她一眼。“你知道吗，我真是有点儿失望了，”他说。“你了解，我简直希望你痴心一点，

— 源 —



哪怕就这么一回。”

“我睡了一夜，改变想法。”卡罗琳回答。他们俩大笑着在餐桌旁一起站起来。

— 员缘 —

